台學統

台學統卷六十三

黃巖王　棻

吳興劉承幹校

詞章之學十

慥齋項可立先生炯

元詩選項處士炯字可立台之臨海人端行績學通羣經大義爲時名儒晦迹不仕一時名公碩士若金華黃溍晉卿晉寧張翥仲舉輩多從之游嘗居吳中甫里書院時與玉山唱和其古樂府如吳宮怨公莫舞空井詞江南弄等篇酷似李長吉惜其詩不多傳云

台州札記項炯字可立臨海人端行績學晦迹不仕金

華黃溍晉寧張翥皆重之居吳中甫里書院與顧仲瑛玉山倡和黃文獻集中有鄉貢進士項艮才墓誌銘即其祖也又爲炯撰慥慥齋記楊維楨序郭翼詩云今之詩合吾之論者斤斤三四人虞公集李公孝光陳公樵也竊繼其緒餘者亦斤斤三四人天台項炯姑胥陳謙永嘉鄭東崑山郭翼也又序郯韶詩云我元之詩虞爲宗趙范楊馬陳揭副之繼者疊出而未止吾求之東南永嘉李孝光錢唐張雨天台丁復項炯毘陵吳恭倪瓚葢亦有本者也

遺詩見元詩選凡二十二首

感秋六首

南風久不作羇孱噎中天龍文裹羸㹀熊貙散如煙萬
蟻赴壑踕捷於下瀧船誰當昭若蒙涷蠅棲枯蓮
劉項龍虎爭遺民盡瘡痏故掾入收律諸將醉斫柱四
老亦强出兩生終不起三王盛禮樂竟爲呂政燬烏乎
百代下汲汲豈無意
洛陽少年人英風振四方三表與五餌可以紿中行胡
爲慟蕨餘不一試而亡曾顏雖魯愚豈曰終荒唐天才
何代無養之當有方
班超負奇氣投筆西出關風塵髀肉消日月鬢毛斑苟
可利吾國何必求生還偉哉馬伏波竟死壺頭山
雲雨手翻覆越盟久已寒尺布與斗粟意態尤可憐狂

奴豹隱霧故人龍在天鵲書訪羊裘賤貴何足言
今年深入山逝將同木石時讀古人書撫髀成慼激顏
生雖陋巷易地亦禹稷彬彬韶韺晃損益文與質杜陵
安知此妄語同盜跖哀哉疇我晤長林月如漆
空井辭
石闌古蘚青連錢老梧石罅孤根懸下有一斗琉璃泉
轆轤不鳴修綆斷蛛網濛濛梧葉乾
江南弄
篁深雨過月色青溼螢幾點風穿櫺秋聲滿江龍一吟
江空漠漠懸疎星鳳凰城頭石花吐雷擊老樹蛇骨腥
鬼雄騎黿潮際上暗藤如山走漆鐙

吳宮怨

繡楣灑黃粉椒壁漲紅青倚簷樹如鬼深草蛇夜鳴髑髏已無淚古恨埋石扃鐵雅評曰十字惜過牛鬼髑髏無淚尤勝無語

公莫舞

龍蟠錦帳金奕奕虎旗無際人馬立肉林垂盂陵阜赤萬甕行酒晴虹溼大蛇中斷狂魄滅重瞳無光射寶玦雷憤風愁三尺鐵河山未必如瓜裂老荒捽珥語公莫頭上青天懸日月鐵雅評曰錦囊子有奇語無此奇氣

妾所安居

北風玉燕落雲際曲屏夜渺紅冰碎守宮不滅腕痕香蕙帳垂垂雙錦帶杜鵑聲裏發珠林黃葉夢中行紫塞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防秋舊校馬如狗繡鹿毛毛袍新樣製芳䰟一點渺何棲
煙雨菰蒲大江外

題趙子固水仙

龍波乍起湘雲溼帝子欲歸歸不得十二煙鬟點遙碧
到今愁䰟寄湘花畫出深愁雲繞筆

題趙子固蘭菊

涼雲如波散銀浦飛龍不見行天鼓野花幽草一團春
暖天相倚愁殺人

宿鳳凰山上方懷古四首 一作金陵懷古

夜谿山窗坐泬寥一尊月下酹江濤縱橫龍尾霜痕斷
彷彿虎牙雲氣高誰云䰟魄猶思沛細看荃蘅忍反騷

百五十年眞夢耳古槐殘蟻黑於毛

石壁削下三千尺掛我雙屐棲林廬潮聲夜半起天末

月色秋高照雨餘禪榻了無羅綺夢酒家或見鳳鸞書

塔根蘚骨化黃土穿使人問瘧鬼除

江左夷吾淚得名豫州英槩亦沈冥夕陽遠（一作枯）樹山

如豬秋雨荒臺草更（一作自）青漢苑玉魚誰復葬昭陵石

馬已無靈可憐白髮商人婦猶向鐙前話（一作唱）後庭

楚聲四起國殤悲（四一作夜殤一作殘）運盡東南事可知塞下（一作上）

徑（一作竟）推金馬去草（一作塚）間俄見石鯨（一作鱗）蹟祝宗

端合（一作只）先祈死丞相空聞後出師落日半江秋寂寞

乳鴉啼（一作猶）繞萬年枝

三台詩錄曰全用古事緯以議論使人忘其爲故宋

感慨

卽事

江南水闊疑無地漢北風高忽似秋鴻雁定應驚悄悄

麒麟何許泣幽幽步兵阮籍惟耽酒隱士龎公不入州

敢饜朝盤惟苜蓿封侯渾是爛羊頭

送袁孟敏歸潭

吳門送客折楊柳迢遞郵亭短復長五月海雲應未熟

孤舟江雨定微涼春濃乳酒浮鸂鶒夜冷牙牀攪鷫鸘

歸到故園無限樂小山招隱莫須忙

次韻鄧祭酒贈極元無師

麈尾天花灑石屏莫教五色掩摩尼峰頭笑縱金衣鶴
竹裏間尋玉版師言論每懷龍井夜扶攜渾似虎谿時
芝雲更擬分蒲榻黃葉滿山題近詩
題埜秀堂二首
霞際浮玉青霏霏吳中景物天下稀三江入海作秋浪
五湖滿地搖夕暉孤鶴忽與白鷺起神龍或挾赤鱗飛
胡牀抱膝但長嘯丈夫安得爲輕肥
築室湖濱種花栁掃雲巖阿坐薜蘿曉雨紅披黃鳥路
春風緑漾白鷗波招隱誰看大山賦扣舷自作小海歌
莫收俗物掛眼底由來勝事吳中多
檜亭丁仲容先生復

浙江通志丁復字仲容天台人延祐初遊京師公卿奇其才薦入館閣當國者不能用不俟報可翩然去之遂家金陵宅故有兩檜樹醉則倚而咿唔因名其什曰兩檜亭詩中山李桓以爲仲容學博才敏爲詩精麗奇偉格超而趣遠深入古人閫奧云本元詩選

三台詩錄丁復字仲容號笑隱一號檜軒天台人延祐間客建業以詩鳴岸幘談笑操觚如飛風雨集而蛟龍蟠夏允中煜孫伯融炎皆其弟子遺集其壻饒介之門人李謹之手編也

按仲容初未仕天台邑志妄加一切官銜可笑也棻

按上元朱緒曾述之跋檜亭集謂復曾官集慶路儒

學訓導不得謂其未仕特天台縣志謂其由至元辛巳舉人任紹興路判官陞達魯花赤則譜家杜撰之詞誠足笑耳

台州札記丁仲容檜亭集有寄謝子木詩云秦贅誰徵夢午年漢官倉氏豈淹賢荒涼秋浦時時酒彷彿番江夜夜船湖海客身皆暮齒家山兒蕨等春拳何時與和歸來賦白石黃沙未有田自注白石謝住家黃沙丁住家按白石今在臨海縣東三十里黃畬在縣西四十五里丁謝皆當爲臨海人台州府志丁復天台人非是

雜記

孫伯融詩集序節錄　宋濂撰　宋學士全集

當元之季有丁仲容先生者自天台來客建業以能詩鳴方其岸幘談笑有持卷來求者輒索酒飲數觥操觚如飛風雨疾而龍蛇蟠語意渾涵絕無斲削之跡讀之者皆驚以爲仙才當是時夏煜允中爲先生入室弟子其氣韻酷類而橫逸滂沛過之伯融進受指畫於先生退交允中日取唐諸家詩而紬繹之稽其聲律求其指趣察其端倪已而學大進士大夫稱之曰是肖乎允中者也或曰非也脫凡近而遊高明鼓俠氣而超氛壒其髣髴乎先生者耶予來南京而先生墓木已拱獨允中共吟嘯於風月寂寥之鄉舂容乎大雅鏗鏘乎短韻無日無之允中間持伯融之詩相與諷詠未幾伯融死於

難後三年允中亦歿予今耄矣私竊以謂先生之詩已鏤板傳世每念允中之名泯泯訪其遺稾三十餘首錄藏青蘿山房

草堂雅集 元玉山顧瑛類編

丁復字仲容天台人有盛名往年予訪虛一趙眞士於白鶴觀時君在座閒後數年君去世檜亭集始行然多所遺落今所輯錄皆補其缺其出處見檜亭集中

按草堂雅集卷八錄檜亭詩三十三首

遺書

檜亭集九卷 一名檜亭稾一名雙檜亭詩又有檜亭後集見白雲稾今不傳

四庫全書總目元丁復撰復字仲容天台人延祐初

游京師與楊載范梈同被薦而復辭不就放情詩酒浪迹江淮間凡三徙居晚乃僑寓於金陵之城北平生所作不下數千篇脫稟輒棄去故多所散佚其壻饒介之及其門人李謹之各據所得蒐輯成帙介之所編稱集謹之所編稱續集今皆未見其本此本乃至正十年南臺監察御史張惟遠合二集編爲九卷刊於集慶學舍者其稱檜亭蓋以所居有雙檜復日哦詩其下因以爲名集中有次韻介之雙檜亭詩即其地也復詩不事雕琢而意趣超忽自然俊逸其才氣橫溢魏文帝所謂筆墨之性殆不可勝者幾乎近之偶檢乾坤清氣集多錄其詩如餞趙公子送王伯

庸郭生生子諸詩字句或有小異殆由傳本各殊又蘭堂上人之金陵因寄憲府張使君諸詩此集不載則遺稾散落人間饒介之等偶然未見者矣

檜亭稾序　中山李桓

天台丁君仲容之詩曰檜亭稾者因其所居而目之也君三徙居寓於金陵之城北地既深僻有園亭之勝古檜列植左右蒼茂若雲客至欵坐亭上日翛然以為樂壻饒氏介之方集君詩得若干首為一編故題其稾檜亭云君博學才敏為詩精麗奇偉格超而趣遠自近世以集行及予所見四方之士及所聞以能詩自名者皆莫與為比所造益高傑出於一時而視古人深入其閫

與予嘗評君有三異於他文未嘗不善而獨爲詩詩未
嘗刻意而語輒過人人未嘗不服以爲工而一不有所
衒平生唱和題咏與夫言志感興而作無慮數千篇性
坦率不自貴重愛惜篇成輒棄槀不復蓄故雖傳誦於
人而散佚衆甚介之始爲之裒輯自四五七言古律絕
句諸體麤備彙分而臚列隨其所得而附之左方財十
之二三昔昌黎之文妙天下非李漢敘錄之勤殆不能
無泯沒使是詩也得傳於後世則介之之功豈下於李
漢哉予識君於二十年之前當是時君之詩酷類太白
雜而眞之集中見者不復能辨今其體稍變將自爲一
家惜乎介之不早登其門而盡錄也至元五年歲次已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卯季冬二十有八日中山李桓謹書

雙檜亭詩序　永嘉李孝光

論詩至於南宋幾於無詩廹其末年士之世居永嘉臨海二三州乃始復爲詩力追古人其閭里子弟狎熟長老先生嘀咏呻吟之遺習皆善屬和國初以來臨海爲詩數十家其什曰閬風樗園山南天逸素心聖泉其後又有張子先陳剛中楊景羲皆自樹一家足以名世閬風詩最夥至滿千什然皆以位卑莫傳予頃家居有持瀛海篇視我題牘間曰丁復讀之令人欲飛予曰必臨海之產也果然後至建業見仲容仲容已五十餘觀其詩皆已絕去生獰操蹙精悍猶之宛馬不踶不齧不踅而

日行千里衆馬雖十駕不能超也仲容拓落不偶莫為知己獨鳴之聲詩以自陶寫其菀結之氣夷睨世之學士後生蹴踏翰墨之場縮手袖間而去之時時危坐而飲酒沃涑愁思吐咳新語數少出其奇不復修治一讀而棄地其子壻饒介頗為藏去按音弆亦藏也浸以成什他日請曰鄉閭長老先生困位卑詩弗傳徒令世惋惜介且為刻之願一論次予行四方見詩人之恥為陳言而務力為奇者有自好者意至臨海閭里子弟造次出之曾不見其困而吾仲容又其梟也齊部世刺繡恆女無不能狎耳目哉仲容既老買宅建業之城北南戶故有兩檜樹醉倚樹而咿咿因自名其什曰雙檜亭詩云至元

六年歲在庚辰十月辛丑永嘉李孝光季和甫在建業城東青溪觀題

按元詩選云閬風舒岳祥㮨園劉莊孫山南王應高天逸高耕聖泉盛象翁惟素心張子先未詳其人台州札記云素心邵氏見張明卿墓誌

檜亭集序　金谿危素太樸

夫才足以適天下之用而或不遇於時時不能用則不足以盡其才故有志之士寧湮沒草萊雖不見知於當世而不悔也天台丁君仲容父少負逸才去遊京師薦者以君與楊仲容范德機皆可爲太史氏當此之時天下寧謐休息兵革而仁宗方尊尚儒學化成風俗本朝

極盛之時然當國者思陰廢楚產之士君察其機不俟報可翩然去之乃絕黃河憩梁楚過雲夢窺沅湘陟廬阜浮大江而下遂家金陵於是三十年君之文雄而趣高可以制作誥命宣天子仁惠元元之意於四方萬里而乃使淹回羈旅浮湛里巷駸駸乎老矣茲其可惜也夫君安於所遇胸次夷曠逢山僧逸民得酒輒飲醉則作爲家詩引筆即就高情藻思間見橫發君旣以此寓其所樂久之散落無復收拾其壻饒介介之粹而成編以予辱君爲忘年之交俾序識之嗟乎此其才足以適天下之用而不遇於時者君子有以悲其志矣至正四年四月戊寅臨川危素序於錢塘驛舍

又上元楊翮字文舉太常博士按此篇爲檜亭續集序

檜亭先生丁君仲容甫生平有隱君子之趣而以詩著名晚歲盤桓於冶城龍河之間灌園自樂四方之士日載酒從之游而求其爲詩故詩必因酒而作引觴揮毫若不經意而語率高絕飲至半酣詩愈益奇一飲或詩累數章詩成而先生亦頹然醉矣然往往即書卷上未嘗起草故詩雖至多而槀皆不存自其壯時亦已若此其壻饒君介之稍稍爲之訪求得百餘篇而猶遺落太甚從之游者李君謹之深以爲惜益加蒐羅旁及隱遠久之凡得若干篇皆饒集之所未嘗有者噫亦廑矣先生之詩其僅完於此乎向非謹之好之篤而求之至安

能若是之僅完哉憶予向嘗與先生論詩先生不甚自矜衒予顧心敬先生詩今見其完能不為之喜耶昔王介甫在鄞得杜工部詩舊集所遺落者自洗兵馬以下二百餘篇為之序曰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觀其喜為何如然則予於謹之所集葢不能以不喜也今先生之詩將刻而傳之予謂謹之或為後編或附饒集無不可幸先生之詩完見於今足矣雖然謹之之屢予則不可以不書使後之觀檜亭集者庶以知謹之之於是而能用其情也至正十年歲在庚寅秋八月朔旦

上元楊翮序

檜亭後集序

臨海朱右伯賢撰 白雲稾

至元重紀戊寅之歲予如金陵游從搢紳名人間考德而問業時丁先生仲容父以同里閈往還既數情好益深故予於先生所著詩歌及他所見必手鈔而心識之積若干篇藏之篋笥將俟知者以傳不朽後十四年當至正辛卯客有攜檜亭稾來示予於錢塘始知御史張公雒遠命刊昇學（按昇州卽集慶今江寧府）迺李君謹之所編視饒君介之舊本爲增多矣予喜而不寐讀盡日夜惜其間如獲花瑞竹送常憲史題長江萬里圖等作皆膾炙人口而不能盡傳因類摭未刊之詩以補謹之之未備得一百四十七篇名曰後集又十年予以憂制守墓上虞千日王君克惠自閩海憲府赴行御史臺事集南還過

予山中抵掌劇談慼今念昔慨然興懷遂盡取予所藏先生遺槀將鋟梓以傳予二十年之耿耿渙然釋矣尙敢自愛乎哉嘗記在昔先生有言曰學患不成不患不達業患不精不患不傳苟精而成達與傳不計也淵乎斯言其正誼明道之奧乎今先生往矣時値多難經生學子無所依歸而克惠猶能起斯文於未墜思以淑人而傳後則先生之言信有驗矣因書以歸之

檜亭集跋　江夏諭立

右檜亭集天台丁先生詩也先生名復字仲容壯游京師公卿薦之館閣不就而去放情詩酒終老江湖之上今所類諸體詩凡三百一十五首分爲九卷合爲一帙

前集則其增饒介之所錄續集則其門人李謹之所蒐輯也南臺監察御史張君惟遠見而愛之惜不大傳於時移文有司鋟梓集慶學官教授查信卿實董其成立惟先生之才足以追配古作而鳴國家之盛乃勿見諸用以殁觀其命辭託興高遠閑適夐然無塵俗意又非人所能盡識則是編之行豈不有補於風教乎至正十年冬友生江夏諭立敬志

又國朝上元朱緒曾字述之撰見續纂江寧府志按述之編金陵詩徵錄檜亭詩七首其敘錄視此較詳今据以酌補云

元金陵詩家有集存者惟集慶路訓導丁復仲容檜亭集九卷檜亭天台籍負詩名延祐初遊京師與楊載范

桲同被薦辭不就放情詩酒浪迹江淮三徙居家金陵城北地既深僻有園亭之勝古檜列植左右蒼茂若雲客至款坐亭上日翛然以爲樂名其集曰檜亭金陵新志卷尾校訂姓氏有訓導丁復知至正時曾官儒學也其壻饒介之門人李謹之各有編輯南臺監察御史張惟遠合編爲九卷至正十年刊於集慶學舍有中山李桓永嘉李孝光臨川危素上元楊翮四序偶檢乾坤清氣集所錄復詩多出集外中山李桓云君博學才敏爲詩精麗奇偉格超而趣遠上元楊翮云仲容晚歲盤桓於治城龍河之間濯園自樂引觴揮毫語率高絕

遺詩

題畫馬爲方遠上人

上人超世資脫然了無爲猶有愛馬癖或比道林支天馬由來出天池西大宛國乃有之房星寫神孕龍蔡雄志倜儻精權奇飛行滅沒電莫追空塵留煙不得窺月氏之酋那敢騎漢武遠慕穆天子欲隮崑崙游具茨遺使先開玉關道鳳頭虎翼初就羈王良造父死已久當時不識馭者誰唐人爲馬置馬監奚官果是何物兒況復教之作馬舞跪拜起伏取笑娛伏仗能鳴輒引去俛首低摧青絡絲欲從駑駘服轅下局促動遭箠策施非徒喪志失天性病骨瘦柴瘦如錐所以韓幹爲畫肉不忍神駿成凋羸大漠茫茫天作屋饑齕飽臥驕且馳蒲

稍蕭颯輕風度苜蓿參差新雨滋胡爲束縛對厮養長嘶無聲情内悲我豈伯樂知馬者意與馬類傷馬時自從眼前見此卷把軸起坐斂還披上人之意毋乃爾笑絕長題畫馬詩

九月一日遊昭亭

山色江光帶近郊道傍楊柳舞寒條半生九日黃花酒多在西風白下橋千里客遊仍暮景異鄉人事又今朝老來未遣登臨懶盡醉東家綠玉瓢

新寺次仲舉韻

天宮兜率下崔嵬結綺交疏面面開地勢周圍龍虎國鐘聲疏應鳳凰臺鼎湖仙去秋遺劍笠澤僧歸夜渡杯

千騎巡遊羣樂動五雲深處御香來

寄茆山黃鍊師

飆輪峰頭鶴下空華陽洞口百花紅長林藥草無人識
上界蓬萊有路通爛醉前年春作客頻憐去日老成翁
丹砂不遣來城市故著題詩寄葛洪

送僧歸廬山

廬山東南山水多石梁頭倒掛銀河仙燈夜半天神落
佛屋春深海客過五老夫容還好在陶公楊柳定如何
布帆又起江湖興應道西風動薜蘿

題方壺子天台圖送曹士安省親還上清

仙人飆車竟獨往我家天台不得還雲飛舍下兩白髮

桃熟溪頭雙綠鬟七十江上老爲客夜半夢中無數山
更煩爾祖方壺子寫我與君劉阮閒

絕句

沙遠晴波淺漾金魚苗初上小如針將船載酒江頭飲
水柳千株滿岸陰

次韻西湖竹枝歌三首

北塘楊柳下塘陰阿郎愛貌不愛金塘水西流東入海
水深不似阿儂深

柳葉如眉枝似腰贈郎擬挽最長條條長郎與儂心遠
不是爲儂春態嬌

錢塘潮來兩岸平錢塘潮落江月明錢塘女子新樓閣

半夜吹簫鸞鳳鳴

蜀江春曉補

蜀江正月桃花春櫂子江頭裁錦雲牙檣艇子雙蕩槳蘭蕘衝破愁殺大浣花詩客茆堂小醉眼看花狎花鳥柳絮拋風乳燕斜畫簾捲雨啼鶯曉蘼蕪草生蘭葉齊碧流黛石青無泥郫筒有酒君莫惜明日殘紅如雨飛

檢閱林曉庵先生昉

浙江通志林昉字仲昉由薦辟官國史檢閱善屬文尤深經學嘗作穀梁論辨震雷月食等說陸修正謂可以羽翼經傳宋濂謂乳甘記一篇行文絕類西漢所著有田耶小稾半山文集本太平縣志　萬歷黃巖志論曰文自六經後稱董賈馬班唐則韓

柳然去古遠矣迨宋則愈卑卑焉九垓且然况一邑乎

林檢閱當勝國時能步趨西京宜其爲晉溪所賞識云

方城遺獻林昉字仲昉號曉庵又號旦翁半山人宋末與吳大有仇遠白珽輩遨遊湖海詩酒自娛時以比竹林七賢元初辟官國史檢閱遺集不傳存者僅田閒書耳

遺書

田閒書一卷 載說郛卷二十五凡十九條題宋林芳蕊字誤也今錄六條於後

火非風不然風撲火則息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國非民不治民怨國則亂　木不能棄土而生魚不能棄水而活人不能棄信而立　或曰海有蟲拳然而生者謂之墨魚其腹有墨遊於水則以墨蔽其身故捕者往

往迹墨而漁之噫彼所自葳者適所以自禍也歟人有恃智亦足以鑒　會友人游山檄語曰人有殘縑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異寶得之必千金至於日與眞景會則略不加喜毋乃貴僞而賤眞邪行樂之眞今日政在我輩春雨既霽春風亦和或坐釣於鷗邊或行歌於犢外百年瞬息歡樂幾何肴核杯盤隨意所命毋以豐約拘也檄書馳告盍勇而前按此文載輟耕錄正題林昉田間書　林子夜對客有粉羽飛繞燭上以扇驅之既去復來如是者七八終於焦頭爛額猶撲撲必期以死人莫不笑其愚也子謂聲色利欲何啻膏火鑠金有蹈之而不疑滅其身而不悔者亦寧免爲此蟲歎哉噫　余嘗步自橫溪

有二叟分石而釣其甲得魚至多且易取其乙日亡所獲也乙乃投竿問甲曰食餌同釣之水亦同何得失之異邪甲曰吾方下釣時但知有我而不知有魚目不瞬神不變魚忘其爲我故易取也予意乎魚目乎魚神變則魚游矣奚其獲乙如其教連取數魚子笑曰旨哉

丹邱小稾 稾一作集見浙江通志

半山文集 按赤城後集有陸修正林半山文集序赤城新志典籍門則云丹邱小集陸修正序倘係一書然通志並載二書諸家皆別著錄今仍之

林半山文集序 陸修正號草屋黃巖人

余往歲由鄉貢計偕京師鄉人林伯雲由胄監諸生訪余於邸因出其從曾祖曉庵先生所撰乳甘記文一首

見示余得誦之再過作而曰此文敘事絕類西漢當與東坡表忠觀碑同稱伯雲應聲曰令太史宋公亦䆫然翌日余謁公于遺中因語及公曰非具眼不能識也余尚識其言而未忘越三十餘年始克見先生全集得徧閱之如穀梁等辯可羽翼正道矣爲春秋者不可不知也如震雷月食等說深得程子傳易之旨如天地大五行論又非區區論陰陽者所能言也使先生之文得表而出之可補諸傳之未發者世無歐陽公識先生者其誰與於乎惜哉雖然豐城之劍尚有待而試也余謂先生之文亦然先生諱某字某曉庵其別號也世居黃巖半嶺代以家學稱云

遺詩方城遺稾云徵獻錄嘗病鹿園詩不可得今從前賢小集拾遺及洞霄詩集錄得數首嘗一臠而全鼎之味矣

送西臺張仲實游大滌洞天

此時仙興發九鎖訪名峰下洞晝飛鼠石池春浴龍異人花外見道士酒邊逢余欲采芳茗白雲何所從

同鄭魯望聽鵑

每到桃花發山鵑叫得頻今年同聽處哭下未歸人客淚滴殘月物情愁暮春胥江有清水聊與濯衣塵

贈別

傍橋買得小溪船略舉離杯去意懸一水夕陽空蕩影數峰晴樹碧生煙秋聲不斷雲間雁別恨深酸柳外蟬

後夜他州看明月定知相憶未成眠

登龍山塔寺

吳越夕陽多遠山塔樓高處九秋寒江豚吹浪腥風溼野鳥行空翥雪乾白日潮聲僧老盡黃埃世路客游難海門航散孤雲落酒醒不堪深倚欄

山中春曉

婆餅焦啼曉戶開冷東風裏惜殘梅片雲祇傍簷頭宿昨夜何山作雨來

遺文

黃巖州城隍新廟記　赤城後集

門行井竈霤社率有主者于冥冥中城郭池隍衛萬民

命崇而祀之禮也黃巖故有城隍廟于縣治東吳越時
封永寧侯入宋賜廟之額曰顯衛端平乙未宰安世
斥新焉又十有一年當淳祐乙巳更封廣靈侯侯之功
載在命誥又七年而封侯之父曰啓祐侯然皆不明言
其姓某諱某也皇元一萬邦上卽寶位改元元貞考地
計籍壯黃巖之賦登建爲州官品吏位衙宇印章行刑
傳檄旁而儒學之員釋老之司悉大於古城隍有神亦
宜承詔出百縣上峻以州稱而廟猥仍其故非所以
嚴體貌聳觀瞻也況昔之隆者撓華者漫立者腐不支
靈莫於妥何望其莅此土庇此民乎於是州人姓某姓
某等鳩財僝工宏拓寢廟次聖父殿次僚屬左右序次

門樓中爲永寧閣大小總一百五十有六楹高者四十尺三分寸之百有二次三十尺下者不減二十尺畸咫六營於大德辛丑□月之乙卯建於六月之己巳落於十月丙寅朔州之士女大會廟中焚香酌醴靡不舉手加額侈壯觀而祈鴻休予謂神聰明正直而壹決不以廟之故新爲境禍福猶之官長理曲直簡刑名惜時護贑蕊民父母之當然初豈以其所事之豐菲貳此心哉城隍州主也水旱疾疫火盜戈兵苟可容其力者自應爲生民地特吾民之所以事神者自褒飾廟貌耳始吳君安國以文來屬是爲之記

韓知州鼎建閘莊先賢祠堂記

黃巖爲田畝百萬其在南鄉者負大海貫河渠七十一萬五千有畸元祐中赤城先生羅公適奏建永豐周洋黃望三閘啟閉溢涸大爲農便淳熙十年朱文公爲浙東倉使有意增築請太府錢一萬緡下黃巖工興而衣繡江西明年蜀人句龍公昌泰繼公政請益二萬緡遂建回浦金青長浦鮑步交龍仙浦六閘紹熙甲寅李公謙以本司錢建清混二閘最後知縣事陳君過明建石湫王君華甫建細嶼由是黃巖號樂土歲月浸久楗腐石泐水洩潮衝前人之志荒矣元大德三年歲己亥武略將軍韓侯來守黃巖斷以治水爲養民第一義迺命修閘凡所經費一毫不仰於縣官而率諸閘之係其田

者搜材石募丁匠苦心三年而後成既成大爲祠堂祀羅公以下示不忘也禮祭大災者祀之有功於民者祀之今百萬畝無旱澇憂非捍菑與野豐登而家給足不有功於民與由侯修治之艱而思鼎建者之不易崇而祠也亦宜葢嘗論古今天下建功立業必有繼志述事之人若倡而不和功成竟壞無益矣顧此諸閘如器之蠱百孔千瘡向非侯爲生民立命之心與昔賢一將簿書金穀之務不暇而暇爲閘計哉召信臣守南陽通溝洫糞田疇幾百年而杜詩繼之父母之謳謠在方冊夫以黃巖之廣民田水利之富前諸賢而後韓侯登載太史輝映二百年間與召父杜母何以異故余謂侯斥浮

言奮獨斷就此大役勇也激勸上下匪怒伊教智也功施百世仁也祠昔賢義也一舉而四德備可為天下循吏先矣侯信陽人名國寶字君玉澥泉其自號云

柑子記 三台文獻

柑橘柚之甘者也揚以橘柚錫貢而柑無聞焉唐開元天子元夕會宰執侍從饗黃柑既拜賜懷其餘以歸轉相饋遺號曰傳柑不數橘柚矣然此特溫柑非台柑也宣和中植溫柑數十本於艮嶽台柑猶未知名高宗宅錢塘始錫貢台柑未幾錢氏以勳舊貴戚來居台乾道中進班兩府始賡柑貢雖區區臣妾之忠而同賜之利溥矣端平初謝氏為后於是謝氏亦進柑同賜視錢益

厚其十月進者爲霜柑獻畢命班親王兩府郎日拜表謝其九月進者爲青柑尤上所貴重始進郎獻太廟上御內殿召后妃宴而餐之往往手擘諸袖中宮人徘徊捧金鍾三醺之酒上手搦其皮香霧濺酒面凝而爲乳下借酒之甜釃而香辣挑而嘗焉故曰乳柑也當是時治之乳柑遂爲天下果實第一雖穠紫之香含消之爽亦在下陳況洞庭千頭之綠與永嘉數寸之黃者乎台之州爲縣五乳柑獨産於黃巖黃巖之鄉十有二而産獨美於備禮之斷江地餘四里皆屬富人一畝之園可二十本直銅錢十萬有粥者爭置之柑之葉如宮粧柳眉色嫩青如栝花比橘柚而小氣清而和在荼蘼茉莉

開園丁云此木須根浮土面下不宜一草草奪土力一障風色即實若彈丸萎且脫矣灌時亦不得鋤其下視其蔭之廣狹環以塘泥歲兩糞之在花之前實之後也霜雪即纂稾覆其顛根亦散覆之將采貢先一夕亦以塘泥潰以稉泔則液愈飽而美方錢氏謝氏收柑時爲楮勤以萬計園戶爭售之已而分親戚遺鄉鄰通商販矣歸附後於是台柑作貢四千里遠矣官吏撏狡株大小各賦園戶置厚賂顆始及等朱藍黃封責付其人一選於府再選於宣慰司三選於行省其選也皆有計置始爲轉輸如是數年園戶大困官吏上言黃巖海潮沒斷江柑皆鹵死矣由是稍寬斷江之東爲新界西跨江

北為新南地皆宜柑新新南柑柑其肌麤其臭烈其肉蒼其脈絡緊其核彩其味甘以酢新界者其肌細其臭婉其肉瑩其脈絡寬其核小其味甘以短斷江者其肌澤其臭馥其肉素其脈絡外附其核細以稀其味甘以永又有地曰東江亦宜柑品出新南下何敢望斷江予竊感夫一木之微發於數千載後窮天下果蓏之美莫能與之爭曾未幾時人皆側目願與枳棘輩共安於空山亂薄中而不可得可歎也已近歲復命進柑有叢吾山人史弼為江浙行省左丞審知其害因著定式縣令丞歲押柑綱直達於杭仍復樹者家民德之

跋類事蒙求後

昉少聞葛元誠兄弟谷口鄭東之漁村戴子榮皆師事
水心葉公學有根據稍長見葛鄭詩文爲多戴文特未
之見獨見其悼子顏老之作并將終自挽之章又聞彙
聚古今奇詞異論成蒙求一編絕出唐宋類書之右中
年與其族子監四丈希尹少府君方大游訪尋是書咸
謂燬於德祐丙子之兵莫有藏者私竊惜之辛亥冬末
過彥綸父於高洋田舍酒邊出所謂漁村類事蒙求者
三十卷於是大慰夙心閱之通夕信有古人所未到者
作而歎曰先生以此惠後學博矣抑堅甲利兵林立郊
野將而用之存乎其人楩楠山積而不能構一室非匠
之良者也然則先生之志要有寄於書之外者豈獨區

區於此自衒其所學之富也哉

台學統卷六十三

嘉業堂刊

台學統卷六十四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詞章之學十一

省元潘省中先生伯修

赤城新志潘伯修字省中黃巖人嘗三舉於鄉至春官輒不偶遂決志隱居教授以著書爲事旁通天文地理律厤之學爲詩文皆寓微意曰文章不關世教雖工無益也方谷珍寇海上江浙參政朵兒只班總兵至將盡屠邊海之民伯修挺身率父老詣軍前力爭之曰倡亂者獨谷珍耳吾民無罪也乃得免後竟爲谷珍所害黃

雲泉有言潘先生莫邪大劍也其光爍然足以動星斗其鋒鍔然足以破堅珉而不保其鈌折之患雖然不害其爲千金之寶也可謂深得其爲人者矣

黄巖縣志潘伯修字省中士驥從子少從陳紹大習舉子業後從林興祖遊林大器重之與泰不華素相善不華來鎮黄巖每諮訪焉後方氏劫至慶元欲使長幕府力辭歸用事者不悅使盜待諸隘殺之所著有江檻集從祀鄉賢祠餘同赤城新志

萬厤志論曰先生少負異才三中省試究不得志於春官中歲隱居著述自娛望重而弗矜道尊而能晦亦賢人苟全亂世之微情也義不出此而乃依違於方氏割

據之初進退失倫身罹凶禍嗟嗟正平江夏之難亦負才寡識之所致豈得專咎曹黃哉

遺書

江檻集一卷（見錢大昕元史藝文志顧嗣立元詩二選已集錄詩四十首台州外書云淋頭潘氏有手鈔藏槀）

長洲顧嗣立曰其詩纏綿感慨多出入於二李之閒如燕山秋望丙申元旦諸詩則忠君愛國之心固藹然溢於言外也

潘先生集五卷（赤城新志云有鈔本葢即葉良佩序所稱繆守謙氏所藏者也）

潘省元文集序（太平葉良佩敬之撰　葉海峰文）

潘省元文集五卷舊無刻本予世父東墅君得寫本於

其先師繆守謙氏曰潘先生文集閱以視予俾序之序曰先生勝國時人也以詩文鳴東南而尤長於詩夫談勝國之詩者必曰虞楊范揭其在吾浙則楊鐵崖廉夫其尤也鐵崖序兩浙作者集於吾台取二人焉曰丁復仲容項炯可立嗣後選刻元詩者台獨取陳孚剛中而皆不及先生予不知其何說或謂先生宦游未甚顯當路諸公皆莫之省識噫其然乎往予閱諸先輩元一代之詩要當以劉靜修虞邵菴爲稱首其次則楊廉夫在伯誠德機之間揭曼碩殆弗如也乃若吾台則當以先生爲最云先生古詩長短句有李謫仙騎鯨之氣其序記碑銘則模範昌黎顧其才力又駸駸乎足以達之也

惜乎遽死於方谷珍之難猶未見其止爾初谷珍寇海上膀國即行省命將合數郡兵討之不能下或曰非潘先生不可於是禮請先生款其門說以逆順語寇即日斂戈甲受命於朝會方氏之黨郭仁本輩素不樂於先生遂相與譏之谷珍使盜待諸隘而害之士林懊恨焉或以先生處無道之世不能括囊沈幾以自蹈於難爲先生病予獨謂不然昔嵇康之在魏晉也蓋嘗散髮巖岫以避之矣而竟爲司馬氏所殺要之正人在野固姦雄之所不便也然則先生之遭害於方氏固命也又豈智者之所能周防而豫免之也哉善乎先達林公輔之論曰潘先生莫邪大劍也其光芒上逼星斗而不能保

其無缺折之患雖然不害其爲千金之寶也此可以爲知言矣先生名伯修字省中黃巖大澧人嘗三舉於鄉爲省元已而試於春官輒不利死時年四十三云

遺詩 錄三十八首

于闐采花

綠玉河邊玉葉花青娥素足踏金沙春風萬里吹不到東望神州含紫霞摘花不插登寶車笑指神仙是我家昭陽宮闕九天上百花如煙迎錦駝手中無所持持此獻君王芙蓉紫翠花不賣古仙名作鬱金香金枝彩雲裏根飲玉河水不煩塵土較顏色君不見風中雪中行萬里

結客少年場行

黃金千白璧雙東燕市秦舞陽西咸京張辟疆舞陽言死即死耳執策驅之類犬羊辟疆任智持兩端爲虎而翼加之冠漢廷諸老失措手大節爲之久不完英雄俯仰傷今古成敗論人何足數我今絕交謝少年西山拂石臥秋煙丈夫未遇亦徒爾澠池奮翼龍鸞鶩由來萬事付天道爲蛇爲龍身已老結屋青崖傍猿鳥

續清平調三首

春風五月度龍沙簾捲金窗擁暮霞黃杏紅棃渾謝了可憐開到牡丹花

露拂臙脂白玉盤幾重金屋護朝寒春風造次回天巧

芍藥枝頭過牡丹

蛺蝶娟娟上繡羅彩雲易散奈春何無人起向瑤階月
只恐今宵露水多

萼綠花

我家白雲雲九重金闕虹月五氣中每隨帝子謁元父
手導玉節雙蛟龍下土離離人鏡光淤泥萬井蓮一房
天人相去劫浩浩念汝學仙惜不早黃金條脫何足道

九月二日游靈巖分韻得杪字

秋高雲物變水退川塗嫋古殿揭回濡陰厓上虛窅崢
嶸垂素溜陂陀生碧篠頹垣清獻餘石室空明小龍眠
墨潭底烏墊青楓杪桂子含朝露芙蓉落清沼登臨思

九日悵望窮南表郊原鬱回互海氣白浩淼送遠擷幽芳乘高立顛嶸願言騎黃鶴一去紫煙渺

留別泖中諸友

嫋嫋汎青蘋細細帶橫荇波搖魚背晚日浸蒲根冷雲岑對寢席楓林纜歸艇念子不能忘秋高江路永

永嘉謝郡守周賢公送劍蘭

栽蘭動盈畹歲晏莖葉稀蘭生懷苦心不願糞土肥朝銜青冥露夕飲明月輝爲君吐幽香脩脩弄雲霏涼風下庭綠交柯亂瓊璣上愧國士知下慚霜露違

甲戌再下第京師別諸鄉友

風紛客懷鄉思起吹作長雲行萬里蛟龍春歸戀水澤

虹霓蠹動含陰雨憶昔路出彭城來酒酣獨上歌風臺青天無雲野草白高帝事業安在哉丈夫挾策干一命忍取隨人作奔競道上寧無屠狗人戲作悲歌君莫聽（按雨字與起里不叶）

觀海

海氣兼天赤山雲捧日黃波濤開霽景島嶼極清光南下思秦帝東巡憶武皇（謂漢武帝舊作王誤）弓刀淸似水神物敢跳梁

送裕上人歸清涼寺

渡江不用楫一葦又來東城郭千年寺山河六代宮登臨喧鳥上趺坐雨華中龍去春雲斷風煙晚自通

送友人重遊金陵

君纜舟航向石城酒酣濯足坐新亭秦淮夜月照江白吳會寒山入海青臺殿雙蟠龍虎氣文章再動斗牛星只今懷抱加疏蕩解賦靈光奏紫庭

次韻王僉事萬壑風煙亭

曲几焚香坐夜闌空青水碧有無閒春明玉宇亭亭日雲散瓊臺冉冉山夾道棠陰隨步合空庭草色與心閒西園更覺詩情壯應致潺湲一破顏

憶昨

二十四橋寒草綠廣陵無復見人家解將明月金盤露相勸春風玉蕊花城苑西頹餘斥堠衣冠南渡混泥沙

登臨俯仰千年迹流水孤村屬暮鴉

送敬甫歸省太夫人太原

客行幾千里楓落秋正驃回首飛鳶道江南多白雲

塞上

野水無聲玉帳寒奔星不夜蹵滄灣起看月出黃龍府

何處雲歸長白山

泖上

倦客蕭條曉自眠夢行秋水踏秋煙家山在眼忽驚覺

屋上長林風動天

過芙蓉村

日暮東風吹客衣水光春色弄晴暉野桃無主清江渡

山雨初收白練飛

送文海道謍史

休將春夢到遼西黑水無山四望迷正有雲帆千萬葉

隨風流轉入燕齊以上三台文獻

擬古三首錄一

先秦多古書焚燒不知名其能僅存者歷落如丹青吾

陶取其醕猶足佐六經世儒恃白日欲廢月與星長夜

政漫漫塗行但冥冥宣尼玩大易編絕猶不停陰陽足

徵眇物理有至精好古何常師曲學安小成誰哉備於

我參贊極幽明

起坐歎

丈夫七尺軀而無一金貧內懷千年意外有萬里思終
朝閉關坐辛苦不敢辭身長不肯屈何以慰親慈

前有樽酒行

憂端齊南山上摩青天不可干南山一朝蓋覆了無跡
君看秋雨雲漫漫前有一樽酒能與雲分功能摧胸中
至高氣刬蕩六合成鴻濛大風揚沙晝暝無所覩
三日五日黃霧四塞咸陽宮耳鳴喧啾百鳥碎眼眩拉
雜千花紅腸如黃河走春水愁冰凘澌吹條風問愁復
幾何雲浮四無蹤天崩地陷不管汝灝灝直與元和通
舜因三苗飲百榼堯爲洪水揮千鍾禹疏儀狄豈大聖
焦勞兩脛皮毛空商家臣子長夜飲亦知家亡國破愁

不可柰姑爾塗其聰不然何以靡靡樂師延自投濮水中乃知酒力强稍飲春融融有時神姦發頑鈍疾風驅濤擊山盪盪雲沸雷洶洶君不見鴻門帳飲風雲酒酒酣拔劍撞玉斗千古英雄淚滿襟破除萬事吾何有

麥青青

大麥青青三月中東鄰欲盡西鄰空幾人忍死待麥熟麥方掉頭搖晚風嗟來麥語汝天已一月雨麥今不自保況乃未秋先易主豈不聞二月賣新絲麥苗與盡秋無期

石龜潭

采川有潭名石龜石潭見底行斑魚中有小兒累十餘

爺娘困劇棄黃口不忍面兒疾返走脫兒飢火著水中宛轉呼啼亦何有兒幸儔侶衆精魂未能消散作飛蟲上樹木罘爲謝豹黃鴟梟爺娘語精魂毋煩啄我腦三日五日吾當來共汝相呼舂樹杪

積水

白鷺羣飛積水寒怪鱗收雨漸泥蟠銜風自散涼波上落日猶明高樹端晚色無人聊佇立秋聲何處起蒹攢他年幸願青山築拄杖穿雲戴鶡冠

燕山秋望三首錄一

北落師門霄漢間陰雲粉沸夜漫山水聲亂趁龍門道月色斜窺碣石灣劍臥古臺星鬱鬱笳凝幽草露斑斑

千秋萬歲滄浪面長照君王入近關

萬歲山

龍首岡前玉樹林丹青萬點紫煙深廣寒臺殿秋如水太液波濤晚向陰西北雲山涼冉冉東南星海氣沈沈鱗簾不捲空良夜水鶴脩脩警露心

江檻

四十無成鬢欲睎題詩江檻慰蹉跎雨餘蛺蝶垂花並春到菁蕪落絮多富貴失身憐鬼樸文章得意等天魔年來收拾心情坐轉柰雲山綠水何

癸巳冬至李君時可同客永川追感永嘉舊遊以詩爲贈當己丑歲會永嘉時十月桃花盛開氣如春乍識者

憂其不祥旣而果然就用前韻因并及之
江城十月桃花發小至看花半已殘香點客衣驚歲晏
醉燒官燭坐更闌鬢毛荏苒風霜急雲物蕭條海水寒
猶有黑貂能當酒老來分手向君難
甲午元日感懷
春色年年出帝京河冰未解柳還青東華正擁如雲騎
南國空瞻戴斗星日月由來雙過鳥乾坤及此一浮萍
愁緣底事濃於酒起傍梅花步短檽
甲午六月臥病柔川星地主五首錄二
酉界羣山半削成平居悵望指高青銀河上水通三石
玉筍餘雲散五星曠歲移家愁失路連城帶甲此譚經

不圖顛沛流離日樹色溪光滿戶庭

巷南巷北長相見友誼金張舊最深黃奧憶穿桐嶺宿

烏巖行對竹溪陰入煙接壤通江路兵火無家共越吟

擬向清秋一疎散不堪華髮病傷心

丙申元旦

元朝舉酒欲傷神六載崎嶇脫死身草木不忘春雨露

山川猶擁宿風塵河南輕重須藩翰江左安危數縉紳

家國未知焉稅駕等閒笑語答時人

李伯時畫太白泛舟小像

李白自號謫仙人更得龍眠爲寫眞一箇青蓮初出水

千年金粟再來身胸中元氣詩如海物外還丹酒借春

一笑掀髯緣底事桃花潭上見汪倫

大車

大車檻檻出北口馬垂兩耳牛叩首行人莫說牛力微牛角可垂垂已久

山中二首

青天去人不咫尺白雲映我作陂陀犇星直下不知處料得人間風雨多

幽人采藥不知暮夜宿王子吹簫臺天雞忽叫海水赤東南雲氣如蓬萊以上赤城詩集

遺文三台文獻四首今錄三

文釋贈金華吳履

文者道之榮也夫道之有文猶火日之有光草木之有
繁澤道之大無所不居故文無所不著太虛得之以爲
天文水土得之以爲地文草木鳥獸得之以爲草木鳥
獸之文其在於人其靈氣之所昌菁華之所被大之爲
經緯禮樂之盛垂之爲易詩書春秋之常載之於身則
萬物衣其光措之於言則萬世食其實若其後世之所
謂文者古之謂史於道爲臣妾非所謂道之榮也且文
何從興昔庖犧氏王天下仰觀於天而取其文俯察於
地而取其文旁觀草木鳥獸而取其文取其文以爲文
者八卦歷世之其載爲文之祖而陶唐氏端以文稱仲
尼曰巍巍乎蕩蕩乎煥乎其有文章陶唐氏之文冠於

書其書之文非所謂陶唐氏之文有虞氏文明夏后氏
文命皆不自爲書書之者史謚始周周始西伯西伯於
謚爲文王公旦於謚爲文公凡雅頌之興卿大夫士與
庶民雜爲之而西伯乃獨以文名仲尼亦曰文王既沒
文不在茲乎如仲尼之所謂文則又取易詩書禮樂春
秋而攷定之世言春秋葢筆於聖人之手然猶曰其文
則史其他傳論盡出其門弟子也孟氏亦然然天下後
世不謂百王之文不統會於夫子故文莫古於庖犧莫
尊於陶唐莫盛於周莫宗於孔子王道衰聖人熄於漢
司馬遷相如枚臯王褒揚雄班固於唐陳子昂李白杜
甫元結韓愈柳宗元於宋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軾

轍往往以文肌補自擅於世華丹其毛皮佐力於舟車之
下皆所謂道之臣妾如相如皋肌補褒者又臣妾之亟優
者也獨韓愈氏能近於道數數以文自諱惜也能起八
代之衰而不開羣聖之緒顧乃尊玄於雄尊史於遷固
尊歌詠於甫白而後之作者從視之洪焉此無他周子
曰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篤其實而藝者
書之故通所以讚易也表中庸所以敘唐虞也箴銘所
以準抑之詩也綱目所以續麟經也兆禮於士正樂於
律所以繼周也而無極以宗之性命以精之德義以涵
之神明以出之日月不得不明陰陽不得不變鬼神不
得不幽而萬物又誰刹之生也故曰文者道之榮也猶

火日之有光草木之有繁澤葢至於此而後人始不敢自擅於虛車作文釋

棻按論文以周程張朱爲宗自是不易之論但以史爲道之臣妾則非也六經之文惟易乃聖王所手定其餘若書若詩若禮若春秋皆出於史官之筆及其所參定者也且文莫尊於陶唐而陶唐之文書之者史篇中已自言之矣後世歷代史書與六經並重豈得謂爲道之臣妾乎

寄謝泰祕書書

十月一日伯僭頓首再拜大卿先生閣下歲五月友人王君伯弘歸自京師來致閣下之命於僕曰先子之命

將必有銘也余不釋於士大夫之日久矣請題其首曰云云舊紙一通篆蓋文（蓋原誤士）外緘以小楷書曰潘先生云云皆公手筆也子謹視之僕奉書而讀拜且泣曰先君之塗五年于茲而未之能啟也何況於碣（何原誤行）閣下不察其孤之不孝而辱命之將天所以寵先君子之靈歟嗟乎先君子行事不肖之孤猶能記憶（原誤紀億）猥以窮陋幽遠不獲一伸於宗工鉅人之前（工原誤公）以圖不朽於後不孝之罪其何能贖伏惟閣下以肺腑之英抗逢掖之表（逢原作縫）戴天運之文明追前修之名節海內之大有志之士睎猶斗極可望而不可扳顧乃垂榮於弗曜之德加彰於無施之材位尊而澤益下道大而心愈降德

之所召至愚如僕者亦至忘其窮陋幽遠竊欲自附而莫知所報稱焉往僕年十七八時每自以爲天之所以予我者亦惟我而已沈之爲精發之爲光鬱之爲機銳之爲鋒將天下之至幽者惟所燭也天下之至堅者惟所達也又況於文章宜無如何者因稍隨時世習舉子業守書蔡氏傳者餘二十年顓顓焉譬猶童奴之從馬也其主怠且息矣獨不能試身其上暫一據鞍而加策耶輒不自料每欲表章鴻範一篇使讀書者誠識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當不止如傳註之所陳而止耳不圖不幸門戶多故將憂患之百方先君子幽光潛德堙迷之是懼豈天之至理不妄以屬非其人耶何僕之不遑

寧息若是也息原誤思邇來困悴益甚神觀漸改而筋骸氣血亦寖不如前矣蓋此身之神明政亦有限繼今而往惟欲使吾具衆理之意每有餘而不使吾應萬事之機有不暇給冥心而坐起而行吾分之甚平常者一二年間墳壠就緒東西南北經營一碣旁築小區揭周邵朱蔡諸圖於其內以求古人之所用心以全吾性與所命於天者使無憾於肝膽百骸之官而他亦有所不復計暇則放意山水衣木葉食草實趺坐磐石之上使光風湛露通透於八萬四千竅之間與世相忘而已耳顧老母在上年歲就晚方丈一室葺火之餘族無大宗歲事草草弟妹無聊兒女復長舊時原誤而躬畊爲鹵之虛不

旱卽水聚徒而教力學者少返眎其身腐甚草木
是固天之所以予我者耶蹶然懷思毛髮爲立搔首瞪
眎精芒消沮肅是耿耿此心大懼槁死使先君之所凡
教誨其躬者不得一二復命於九泉之下不但死耳生
斯世年幾四十受閤下方新之知設僕之所以自信其
天者終不能以一善得名而止方且內辱先君子之訓
而外絫吾閤下知人之明矣是僕之一身若死若生均
受重負一降一陟鬼神鑒照蚤夜梟立圖所報稱茫無
涯涘雖然道之在天下者堂堂如也豈人之所能加之
意哉僕之所爲報稱於閤下者亦無所容心而已無所
容心而已惟閤下督之

送張鳴文序

五經未遭秦火書已壞亂古書自帝魁而降蓋三千篇仲尼斷取其純全定得百之二存於今者斷爛錯簡譌謬文若干篇書者古聖帝爲治於天下大經大法凡禮樂征伐歌詠龜筮書於衆籍將無所不貫亦無所不畢而最甚壞亂其業之也實難由蔡氏而上傳書者又百餘家朱子悉除去獨取呂氏傳振其綱條原作剛修誤舉授之蔡氏蔡氏傳成而朱子已歿其後書有王氏疑八卷金氏旁注二卷許氏叢說通一卷別有程氏辨疑訂誤余氏傳疑鄭氏禹治水年譜類其爲說非章取而自爲之也其大者上取於典謨下取於貢範其他訓詁辭命

之文因以敘帝之王王(原作帝)之霸而終之耳已見世之業書者頓弊於攻擊而遺大經大法之所陳非聖人意也曩僕十二受書古文蔡氏傳於鄉先生當時同受業者八九人張君鳴文其一也(張上刪今字)業書二十年科舉復不能自拔於有司去將食太學而又不能如所志忽忽焉還枕之以待老是何業書之難而售之不易如是也夫書以道政事者也張君學古而不遺乎今能文而兼綜於法志強而不過言柔而有立亦可謂疏通而知遠者矣八月之吉奮而東遊故凡所往還者相率為詩以送之僕敢敘其少之所學并其為人以備卿大夫之所擇(卿原作鄉)

省郎劉羽庭先生仁本

明史方國珍傳劉仁本字德元國珍同縣人元末進士乙科歷官江浙行省郎中與張本仁俱入國珍幕數從名士趙俶謝理朱右等賦詩有稱於時國珍海運輸元實本仁司其事朱亮祖之下溫州也獲本仁太祖數其罪鞭背潰爛死按下二本仁皆當作仁本

列朝詩集小傳劉左司仁本字德𠇗天台人以進士業中乙科試吏於閩歷官江浙省左右司郎中朱右羽庭詩槀序云侯以經濟之才當艱阸之運爲國家安輯海隅以通運道國史實錄云朱亮祖克溫州獲其員外郎劉仁本方谷眞本傳云谷眞兄弟目不知書同邑劉仁

本張本仁等佐其謀議以諸書參攷之谷眞海運輸燕
仁本實司其事仁本之爲省郎蓋元官也或谷眞請於
朝而授之也國史云獲其員外郎則直以仁本爲方氏
之官矣淮張及慶元幕府辟授略彷有唐藩鎮承制故
事而國史考之不詳也方氏盛時招延士大夫折節好
文與中吳爭勝文人遺老如林彬蔭都剌韃咸往依焉
至正庚子仁本治師會稽之餘姚州作雩詠亭於龍泉
左麓彷彿蘭亭景物集名士趙俶謝理朱右天台僧白
雲以下四十二人脩禊賦詩仁本自爲之敘又僧恕中
記仁本刻詩成取明州佛藏糊爲書衣揭去經文裝潢
其詩吳元年取明州朝廷數仁本之罪鞭其背潰爛現

肝臟乃死葢毀經之報也
同治黃巖志文學傳劉仁本字德元號羽庭由進士乙
科試吏於閩歷官溫州路總管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
學問淹雅工吟咏文清雋絕俗意趣超然方國珍據溫
台朝廷授以節鉞招延諸郡士大夫仁本入其幕中參
預謀議時羣雄角立朝令不行仁本乃心元室勸國珍
海運資京師朝命加樞密院副使其在慶元凡興學建
橋及修上虞石塘諸善政國珍皆用其言一時名士依
以避亂者甚衆至正庚子治師餘姚作雩詠亭於龍泉
左麓彷彿蘭亭景物集名士趙俶朱右以下四十二人
修禊賦詩仁本為之序文采風流輝映千古其後國珍

兵敗仁本被擒明太祖欲降之不屈鞭背潰爛死論者謂仁本於方氏猶羅隱之仕吳越志不忘唐事敗後義不仕明捐生抗節實不失爲烈士云著有羽庭詩集四卷文集二卷

雜紀

文獻書院記

臨川危素撰 節錄 清獻集附錄

新安朱文公爲浙東常平使者台之士杜煜與弟知仁獲從公游煜知仁以所聞於公者授從孫範範字成已宋嘉定元年同煜舉進士淳祐四年理宗遣國子監主簿與郡守包恢即家拜右丞相其制詞曰學貫天人之奧識明義利之分沒世之後特贈少傅謚以清獻建祠

直坊旌異之沒之百十有八年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劉仁本言於行省請建文獻書院於丞相所居黃巖州之杜曲以祀朱氏而丞相配享別爲祠堂合祭徐溫節先生郭正肅公洎兩杜先生割私田二頃以供其費行省達於朝禮部議從其請劉君以書來屬臨川危素爲之記初州之父老阮舜咨趙必皓等請建書院以祠丞相進士周君仔肩首倡其謀州上於郡府不報劉君至是乃能企儒學之正傳慕前修之清節建學立師以爲州里之望何其盛哉

黃巖州新捌文獻書院記 節錄 郡人朱右撰 清獻集附錄

道之顯然之謂文賢有足徵之謂獻台之黃巖素稱文

獻之邦自宋文公朱子爲浙東常平使按行其地表溫
節徐先生墓而士風以勵修置常豐石湫十有三閘而
利澤在民又以道學淑諸台士若趙師淵郭磊卿杜燁
與弟知仁皆從公游杜以所學授從孫範嘉定改元與
燁舉進士淳祐四年理宗遣使即其家拜右丞相僅八
十日竟薨於位特贈少傅謚清獻詔建弼直坊於宅里
以表之惟二先生師友淵源闡聖賢道統之學文章政
事暴白當時利澤風烈儀刑百世旣沒之百二十年今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劉君仁本言於省請建文
獻書院祀文公朱子以清獻杜公配別爲祠祭二徐先
生郭正肅公磊卿趙訥齋公師淵泊南湖先生嘔方山

先生知仁授基於邑南五里之名山曰委羽洞天構宇若干楹門廡堂舍像設服器靡不具備仍割田二頃有奇以供春秋朔望師生廩給行省達於朝令下將以明年二月仲丁率州里諸生行禮其間麗牲之石既具俾撰以辭劉君字德矛邑人也今以溫州路總管歷行樞密院副使云

論劉仁本 太平戚學標撰 鶴泉文鈔

近修黃巖志者痛詆劉仁本以元進士爲方國珍僞臣其論似正而實誣何以明之方雖起羣盜狙詐反覆然數受元浙江行省平章及左丞相命則與僞漢僞宋竟僭號者不同而省郎故朝廷官於平章丞相爲屬撫君

臣之分危素朱右為仁本撰書院記一稱郎中某言於行省一稱某今以溫州路總管陞行樞密副使其為非當時偽職昭昭然矣烏得以明祖實錄朱亮祖下溫州獲其郎中某語遂誣為臣方氏哉且仁本正忠於元者何則國珍傳所謂佐其謀議者不可知而海運輸燕為仁本司其事則史有明文羽庭詩稾序亦云侯以經濟之才當艱厄之運為國家安輯海隅以通運道當是時羣雄角立道路榛梗元之號令不行於江浙久矣國珍何所畏而歲遣人入海冒萬里風波不測之險以輸之粟而濟其乏非仁本不忘其主用大義以慫惥之其得有此哉仁本述言詩云云意亦不滿於方特以其假國

名號又同縣言肯聽從勉與周旋龔巽日反正爲朝廷
用復慮其凶暴戕百姓導之招延士大夫折節好文一
時名人遺老如林彬蕯都剌讙戚往依焉至正庚子仁
本治師餘姚作雩咏亭仿蘭亭故事集名士謝理趙俶
以下四十二人脩禊賦詩自爲敘在黃巖修杜清獻祠
建學羽山干戈擾攘之際風尙如此今慶元溫台數百
萬生靈不致盡困於方氏水火者亦仁本之有以潛消
而默化之余悲夫仁本之志不明功不著而世輒以僞
臣同類而共譏之也嗚呼明興之閒從謀北伐者其爲
元進士故官豈少也哉此又未必仁本所屑爲己
遺書

羽庭集六卷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云十卷今從永樂大典錄出釐爲詩四卷文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仁本字德元天台人以進士乙科歷官溫州路總管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時方國珍據有溫台招延諸郡士大夫仁本入其幕中參預謀議國珍歲治海舟輸江淮之粟於大都仁本實司其事其所署省郎官蓋即元所授故集中諸作大都感慨阽危眷懷王室其從國珍蓋欲借其力以有爲徐圖興復亦如羅隱之仕吳越實心不忘唐觀其贈李員外自集慶回河南詩云漢兵早已定中華孫述猶鳴井底蛙於明祖顯然指斥其志可知厥後國珍兵敗仁本就擒抗節不撓至鞭背潰爛而死則仁本終始元人未嘗一日入明永樂

大典題曰國朝劉仁本非其實也仁本學問淹雅工於

吟咏多與趙俶謝理朱右等唱和嘗治兵餘姚作雩詠

亭於龍泉左麓髣髴蘭亭景物集一時文士脩禊賦詩

自爲之序其文雖不見於集中而石刻今日猶存文釆

風流可以想見故所作皆清雋絕俗不染塵氛其序記

諸篇述方國珍與察罕通使及歲漕大都諸事多紀傳

所不載亦可補史闕原本久佚謹就永樂大典所載以

類編次釐爲詩四卷文二卷仍改題曰元劉仁本以存

其眞焉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仁

本雖在方國珍幕其官則授之於元其從國珍如羅隱

之仕吳越志不忘唐事敗後義不仕明捐生抗節實不失爲烈士其文亦清雋絕俗意境超然

羽庭詩稾 菉竹堂書目劉羽庭詩二册浙江通志庭作亭

羽庭稾序 臨海朱右 白雲稾

古詩三百篇以風雅頌爲三經賦比興爲三緯其音節體製概可考也後之作者固蔑以復加而舍是亦無以爲法自夫王澤下衰雅頌不繼王官失職巡守不陳而詩樂之教不行於天下東周以還郢騷之怨慕揚馬之漫衍晉宋之蕩靡古意彌失而音節體製亦與時下烏在其能復古乎唐興以詩文鳴者十餘家其間足以名後世者惟李白杜甫韓愈而已李近於風杜近於雅韓

雖以文顯而其詩正大從容亦髣髴古頌之遺意以故傳誦後世而人宗師之予爲是說久矣不敢以聞諸人今年來獲覩劉君德介所著羽庭稾若干卷其性情所發指意所歸皆有唐人法律長詩宗韓短律師杜樂府歌曲有李風度而四言詩又當不在魏晉下等而上之則三百篇風雅頌之遺音將無所失其有不傳也哉劉君世以儒顯少習經術嘗以進士業中乙科憲府舉其材試吏於閩所至佐上官有政蹟今爲浙江省左右司郎中公退之暇手不釋卷旁及諸史百氏陰陽卜技名法靡不研通而尤工於詩歌其徒將鋟梓以傳以予知最久屬弁其篇端 稍節

棻謹按此文推許稍過似近於諛上云今年獲覩下云予知最久亦矛盾矣

遺文集凡二卷今錄三首

奉化州儒學重修尊經閣記　羽庭集

名閣以尊經於以尊聖人之道也道在六經猶日星炳麗蟠天地亙古今百姓由之而不知聖賢傳授而不泯故卽心爲道吐辭爲經經者常也日用彝倫之載籍是也自六經旣熄聖賢不作異端並起處士橫議大道隱淪不有表著而尊崇之則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此儒者之教行道必自尊經始也尊經也者尊斯道也章句簡册云乎哉鄞之奉化州舊爲縣縣有儒學在東北隅

半里許既陞州延祐末廣平馬侯稱德來爲守拓廓之始作尊經閣十六楹於論堂之後後四十年爲至正二十一年春三月海颶大作而閣仆矣越明年春二月知州李侯樞進諸儒詢舊址議重建乃構材鳩工畢勝其任柂以二十有四楹周章蓋覆傑然突兀計其崇八十尺有奇廣稱是深半之雖規模仍舊而宏麗視昔有加焉扉𡑞戶牖板壁馳道闌楯墍塗未底於就會侯擢省府幕職解組去而州長馬侯元德以夏四月來涖事尤惓惓學宮顧前經閣有未備者悉力營補於是始完既落成中設宣尼司寇像旁爲庋笥者四舊藏所畜經書若干卷曁諸子史百家文帙閣底兩掖室右爲徽國文

公朱子祠左則祀鄉先生樓正議舒文靖王瑯琊㪚公此其梗槪本末也秋九月諸儒介前上虞縣學敎諭陳子翚狀來請記噫嘻經學之不修道之不明也久矣道不明則敎日隳懼其隳則當有以振興之者我國家以明經取士闡修齊治平之學扶三綱五常之道亦豈賢知者過之愚不肖者不及也禮樂將興殆未百年而或姦宄寇攘俶擾天紀禍起中原枝蔓旁溢斯道雖暫晦然未嘗不在民生日用彝倫閒顧上之人何如耳今鄞海一區桓桓保障詩書弦誦頎然鄒魯如二侯者皆經學之士故能當世變而尊崇道德修明文事以勵人心傳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是尊經閣者其中興作極之

甚歟而奉化於是乎可觀政也已書為記

定海縣興修儒學記　羽庭集

先王闡道以設教則惟學校之有作學校之政不修雖堯舜不能以為治此虞夏商周四代所以並皆立學而為後世法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吾孔子而大明惟孔子上承往聖以開來學作萬代帝王者師及其既歿有國有家咸宗敬而通祀之故自漢唐以降之君知尊孔子之道者猶必在學校以行其典禮如明帝延師重傳臨雍養老太宗廣召名士增置生徒亦庶幾矣暨我皇元治用儒術詔天下郡邑悉建學學有廟蓋本之以教養而昭示其尊崇也凡郡邑之守若令祇承

德意致力學宮則於從政乎何有鄞之定海縣學舊在治東實宋雍熙間主簿李齊始剏紹興令章汝翼又徙居東北半里所背負巨浸面挹江山地雖斥鹵魚鹽而人多俊秀詩書之習彬彬可尙嘉定令趙珌夫撥官產復舊田以贍之自時厥後爲令者若韓之創殿商之崇堂崔之闢門廡陳之大脩繕備見祕書著作胡君剛中文更化以來其規模視諸邑獨稱尤偉邇者海宇未甯干戈蹂躪縣遭燹厄學與廟巋然獨存尋亦頹壞損至正二十有一年冬馬侯元德爲尹謍脩論堂日不暇給未底於完代去繼之者今汪侯以敬也既謁事首以興脩爲任授材庀工擇士視役匪惟一木石剔蠹圮而已

且能徹其隘陋之規更易位置之宜諗於學則揭論堂中虛四楹爲講席而穿東旁夾室以庋經籍子史以樹碑碣圖誌西旁夾室爲先賢祠爲新作祭器庫增搆兩廡齋舍坐弟子員闢教官聽事於左廡後堂東隙地造神廚以潔牲饌廟則既易治其棟宇榱桷復嚴飾聖像曁諸配位皆倣曲阜舊制列戟爲門疏泉爲泮泮西築杏壇又其西祠文昌君凡此者視昔有加限閾區別於是學廟有倫翼然具瞻矣初營於至正二十又二年八月丙子資費取諸樂助者有差仍輟己稍以補不足越明年二月丁丑落之行釋奠禮既成教官包萃與耆儒等持狀謁記仁本曰昔者王政之施所以移風俗美教

化審法度者有學校存焉雖治亂興衰歷千百世而學校之政不可一日廢也矧之擾攘之餘人心既壞禮度不明激勵奮起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舍詩書弦誦之教衣冠俎豆之習將何以爲感發之機哉汪侯者其知所本乎其能以文事爲武備乎始定海人言侯且望深衣幅巾升堂行禮率縫掖士召諸生親爲講論道德性命禮樂之懿申以孝弟揖讓之義及政刑法度之詳未嘗少懈或暇日亦然噫興修作養之本其在是歟豈丹雘塗塈樸斲梓材之足云侯名汝懋由儒入官類多善政故不敢過諸君之辭輒書爲記

跋家刊定武蘭亭帖後

繭紙玉石久已化去後來墨本摹刻者殆數百家展轉
相尙徒事矜衒且復詭祕黃山谷云書家晩得定武本
葢髣髴存古人筆意斯言甚當余嘗以戎事過山陰兵
燹之餘古迹不可復得遂於餘姚州祕圖湖上作續蘭
亭會補晉人所闕詩篇訪得此本刻之則又存定武之
髣髴而差勝於他者爾匪求異也學者諗諸至正壬寅
夏天台劉仁本誌
棻謹按劉羽庭以一介書生入方氏之幕參其謀議
烏不擇木固非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義也但其睠
懷王室矢志效忠海運一事已可槪見況當戎馬倥
偬之時獨能篤志儒脩振興文教旣剏書院於黃巖

復於奉化定海尊經脩學之舉則津津然樂道之至若刊定武帖續蘭亭會雖皆不急之務然其文采風流亦足輝映千古矣厥後效忠守死大節凜然豈毀經之報乃竟令其完節以終乎釋典讕言存而不論可耳光緒辛巳十二月庚午

遺詩集凡四卷

續蘭亭會補參軍劉密詩并序

庚子春仁本治師會稽之餘姚乃相龍泉之左麓州署之後山得神禹祕圖之處水出巖罅瀦爲方沼疏爲流泉卉木叢茂行列紫薇閒以竹篁彷彿乎蘭亭景狀因作雩詠亭以表之合甌越來會之士得四十二人同修

禊事取晉人蘭亭會圖詩鈌不足者各占其次補四五言各一首因曰續蘭亭會云

陽春沐膏澤草木生微暄靈圖發幽祕感此禹迹存衣冠繼芳集臨流引清樽性情聊自適理亂復奚言明詩綜

靜志居詩話左司結續蘭亭會與者四十二人今名氏未能悉考詩僅存者左司而外都事謝理補晉侍郎謝瑰鄉貢進士趙俶補參軍孔盛蕭山主簿朱右補餘杭令謝滕帥府都事王霖補王獻之蕭山教諭諸綱補府曹勞夷平江儒學正徐昭文補府主簿后縣祕圖隱者鄭彝補山陰令虞國嘉興路經歷張溥補鎮國大將軍掾卞迪天台僧自悅補任城呂系四

明僧如皋補任城令呂本東山僧福報補彭城曹諲詩皆醖雅絕類晉人特事在至正庚子後九年始建元淇武諸君惟假及右仕明故其詩不悉錄

戍婦吟 二首

夫君在邊戍妾身守孤幃欲往備紉襉不如頻寄衣衣到恐遲遲不到妾不知欲知衣到無明年鴻雁歸

將軍功未成持牛勞軍士將軍豈無家爲妾語夫主勿爲賤妾生寧爲將軍死賤妾欲從之軍中無女子 按夫主當作夫子古詩不忌重韻也

蕨萁行 閩清縣饑不報民采蕨萁爲食而多死者作蕨萁行

東山有蕨萁南山有蕨萁西山有蕨萁北山有蕨萁采

采蕨萁晨露未晞荆棘離披筐筥攜持長鑱深入土短褐寒風吹采采蕨萁可以療飢以瀹以炊爲餳爲飴食少不下嚥食多傷人脾去年歲歉食無糜橡栗食盡民流離今年歲歉田無稗蕨萁食盡將安之美食大官饌仕必寧汝悲但見昨日奏麥兩歧今日進五色芝呈祥獻瑞無休時載膏載脂驛騎驅馳蕨萁蕨萁其官獨不汝知已而已而歲云莫矣

述言七首

黃河失故道橫流奔四馳楮幣更新法世亂不可支承平日既久弛張教迺隳變故始有作雖多亦奚爲是用干戈起民生未可期

膠柱雜鼓瑟甚者當解弦造車不合轍出門行莫前弦
更紊古調車徒返舊轅姚虞世既遠雅奏不復宣姬公
指南作矩度誰能傳
波頹四海沸勢危天下競大夫擁專城陪臣干國政布
衣操刃梃亦執生殺柄邊將總兵戎朝廷孰號令何日
能底平拯溺躋民命
桓桓楊將軍落落眞英傑壘壘卻紅巾凜凜持金節保
障東南區邊疆靡蹉跌大功曾未成身名遽磨滅誰令
養虓虎踰圈乃自齧
東南有壯士矯激如飛鴻手持三尺鐵腰懸兩石弓去
年曾射海今年能殺紅歸來在麾下主將不論功吁氣

爲我言世道何由隆按殺紅謂殺紅巾賊

呂秦御大柄國富兵亦强眈眈爲虎視黔首愚莫當一夫忽作難鹿走中原埸云胡萬年業迺止二世亡王綱盡崩裂狂霸烏能長

經營百尺構掄才須豫章驅馳萬里道駕馭必乘黄君看欂櫨姿壅腫誠匪良駑駘但芻秣不可以服箱工師與徒御取舍當審將

過楓亭驛和周艸亭巡檢韻就寄

餽糧千里又南征笑把弓刀擁將星汗血沙塵前後騎檄書烽火短長亭天連閩海團團白山遶彭湖點點青遥想環峰三十六將軍晏坐對滄溟

再往三山 亦見明詩綜

去歲才從上海還今年又復藏南冠榕陰巷陌春風老
荔子樓臺宿雨乾幾處舊游重載酒十年往事一憑闌
回頭卻羨天台道有客吹簫跨玉鸞

南宋故內懷古

山抹微雲鎖鳳腰御溝流水海鮮橋西番杖錫居中闕
南渡衣冠盡北朝九廟山陵孤塔雨千年城郭半江潮
向南古木何人墓岳將忠魂黯未消

大慈寺史丞相墓

山行十里亂峰迴相國墳塋紫翠堆石馬秋風兩翁仲
杜鵑春雨幾亭臺慈雲塔下蒼苔滿旌德觀前紅杏開

爲憶當年蒪菜美短篷蘋末過湖來

宮詞

舞靴輕轉玉階前憶昔承恩已十年記得當時供奉曲

上皇新自月宮傳以上歷朝詩集

台學統卷六十四

嘉業堂刊